



马踏湖记

□ 刘培国

“稻香蒲茂柳苇翠，鱼虾毛蟹河蚌全。”坐落于山东省淄博市桓台县北部的马踏湖以芦苇密布、河汊丛生著称，它不仅仅是一个湖，而是一个多功能湖泊湿地系统。我居住的地方距离马踏湖直线距离不足二十公里。马踏湖像一面镜子，照出我懒惰的脾性，总觉得近在咫尺，抬脚即到，不料从多年前去过一次，再次造访马踏湖，已是四十年以后。

上世纪80年代初，我随画家高潮先生拜访桓台县起凤镇鱼龙村湖乡。鱼龙处马踏湖中心，湖水漩涡不定，传为龙窟。天将雨，往往见龙挂；雨歇，还归于此，故名鱼龙湾，素称“小桥流水人家，荷花芦苇世界”。高潮先生惯常在湖区写生，是鱼龙的常客。那一次，我看高潮在马踏湖画鱼，一根带叶子的柳条串起三条大鲫鱼，鲜活淋漓，像发生在昨天的事一样。1984年，时为淄博电视台记者的王金明，拍过一个专题《我的故乡锦秋湖》，由赵忠祥解说，央视第一频道播出。一位老农在湖岸柳荫下编制苇席，透过苇席的空洞，可见一个湖稚童趴在草地上，双手托腮，专注地凝望着编织者灵巧的手。这是专题中的一个镜头，近四十年过去了，还清晰地定格在我的心底。这是电视艺术的魅力，更是马踏湖的魅力。

2022年9月24日，蓝天白云下的马踏湖光可鉴人。淄博市老年记者文化艺术协会一行二十余人应邀访问马踏湖，人们径直来到中国湿地自然公园展示区。马踏湖核心展示区成为辽阔的水面，像一面银镜，任白云、祥鸟上下翻飞，混淆了天与水、水与天。

为节约时间，主人建议我们一行乘坐电瓶游览车绕湖一周，做走马观。

过画舫码头、菱歌桥、闻莺桥，见沁芳桥下栖息着四只黑天鹅，它们左旋右转，或引颈或潜首，俨然湖中主人。登上电瓶车，沿顺时针方向环湖一周。上芙蓉桥，右手可见避风亭，再喜雨亭、与谁同坐亭。过通波桥、绿锦亭、岚烟桥、凤栖桥、彩虹桥、恬淡桥，有秋水渚、青丘襟于右侧，接着是蓼洲桥、管鲍桥、白云亭、云水间桥、盈水桥、淡泊桥、望湖亭。数武一桥，百步一景，景随步移，光影乱眼。原来这马踏湖核心区就有二十座桥，马踏湖全域，则有水陆桥涵七十多座，座座有名，桥桥有故事。

马踏湖湿地，从西往东12公里，从北往南是8公里，96平方公里，海拔只有七八米，比桓台县城低一半，是亘古以来



泰沂山脉北麓山前冲击平原与黄河冲积平原的迭交洼地。猪龙河南来，孝妇河西来，乌河东来，三河汇流成浅平川湿地这个漏斗最低处，上面一下雨，水库一放水，全都汇集到这里。过去的台田，一歇下去就出水，就形成了这处天然湿地湖泊。有此一湖，桓台县成为北国江南、鱼米之乡。

桓台县有“鲁中粮仓”之誉绝非偶然，其农耕文化传统历史悠久。

明代，新城有一位王象晋，是明末清初诗坛一代宗师王渔洋的祖父，明万历32年（1604）进士，官至河南按察使、浙江右布政使。因深感明末官场腐败，羞与小人同列，遂自免去职，为伍稼穡，在桓台家乡培育良种，推广科学种田，并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。他在新城南郊购置薄田百亩，建起郊园，名“涉趣园”，取陶渊明“园日涉以成趣”之意，园中修一亭阁，叫“二如亭”，自喻为“如老农，如老圃”。明万历年间，甘薯自西班牙殖民地吕宋传入福建，王象晋获悉后，多方设法引入栽培，在县域内大面积推广，获得稳产高产，泽被乡里。他向乡民介绍了覆盖、烟熏、施肥等方法，预防庄稼霜冻灾害。他还改良了稻麦等粮食作物的栽培技术，试验了果木管理和“置瓶其侧，日夜不绝细流”的滴灌技术，首开古代农业滴灌技术先河。后来他把农业、花卉、果树种植技术写成几与《本草纲目》齐名的农学、植物学著作《二如亭群芳谱》，广为流传，版本众多。到了康熙年间，清政府组织专人对《群芳谱》进行整理增补，清康熙四十七年（1708），汪灏等人奉康

熙皇帝之命，重编《群芳谱》为一百卷《佩文斋广群芳谱》，康熙皇帝亲自撰序文，刊行全国。上世纪80年代，中国农业出版社又整理出版《群芳谱》，列入“中国农业丛刊”之一。

上世纪40年代，桓台人打破古来井水、河水历不相犯的旧制，引乌河水入井，创造了远近闻名的“洞子井”地下水利工程，灌溉面积13万亩，粮食两作三收甚至三作三收，产量由每亩100余斤稳增到400余斤。群众谚语说，“桓台县，不怕旱，洞子井，鸳鸯罐，水车斗子一大串，不靠老天也吃饭。”1975年，桓台全县粮食生产“跨过长江”；1990年，桓台县一跃成为我国江北第一个“吨粮县”。

文明进步的同时，也让马踏湖付出了痛彻筋骨的代价。

上世纪中叶以来，随着工业化、城镇化进程加快，劣质河水从东、西、南三个方向涌入马踏湖，大大超出马踏湖的净化能力，水质变差，湿地萎缩，鸟雀远飞，鱼虾匿迹，生态功能严重退化，马踏湖变成了“酱油湖”。为修复马踏湖生态环境，淄博市痛下决心，对马踏湖闭湖十年，先后投入3亿元，实施全流域治理、全流域修复、全方位管控的水环境治理模式，逐步构建起“三横五纵两湖六湿地”生态水系，形成了“河湖连通、水清岸绿、水润城乡”的生态格局。马踏湖蓄水能力由300万立方米增加到2500万立方米，地下水位深水位抬升1.7米，水质稳定达到国家地表水三类标准。水清了，天蓝了，鱼多了，景美了，马踏湖恢复了往日的生机，群鸟翔集的景象复归于常态。2022年1月24日，生态环境部发布2021年度



美丽河湖、美丽海湾优秀案例，马踏湖被评选为全国首批美丽河湖优秀案例第一名。

2022年6月，马踏湖十年生态修复结束，正式向游客开放，已然成为著名的国家湿地公园。湿地全域96平方公里，政府保护的核心区22.4平方公里，荆家的崔家，起凤的付庙、华沟、鱼龙、夏庄，这些河沟都算，全是芦苇沼泽湿地。马踏湖国家湿地公园10.22平方公里，生态旅游开发5.2平方公里。目前，马踏湖水路纵横交织，芦苇两万多亩，藕田5000多亩，植被覆盖率达90%以上，马踏湖生态规范后还有鱼塘、养鸭基地若干。湖区拥有野生动植物共98科、248种，震旦雅雀、野大豆等珍稀动植物常现湖区，其中国家二级保护动物15种，一级保护动物有“鸟中熊猫”之称的震旦雅雀、丹顶鹤、中华秋沙鸭等。

我最看好马踏湖东部大片的湿地保护保育区，那里相对封闭，可以减少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影响，让湿地系统进行自然和自由生息。

依托马踏湖的优美生态，桓台县建成了生态文明建设研学实践基地，积极打通“绿水青山”向“金山银山”的转化通道，矗立起践行“两山”理论的桓台样板，也是新时代乡村巨变的一个缩影。

中午，热情的主人在一个芦苇环绕的湖边饭店接待众人。菜品满目，都与湖鲜有关，白条鱼咸粥、白糖脆藕、清蒸毛蟹、炸湖虾、干烧草鲤、鳞炸鲫鱼、鱼丸子、金丝鸭蛋、泥鳅鲜汤、蒲白黄鳝汤，让我忽然想起了四十年前在鱼龙吃过的软壳螃蟹。螃蟹蜕去了第六层壳，不待新壳硬化，捉来蘸挂葱花、姜末、花椒与新鲜鸡蛋液酥炸，不啻人间美味。

文友国先鹏说，马踏湖还有一样名吃鲜为人知，叫臭黑鱼，我只知一鳞半爪，欲知其详，推荐你向一位文史专家咨询。不时，我便从这位专家口中得知臭黑鱼的详细信息。

原来，马踏湖区包括所有河道，过去有丰水期和枯水期。遇到枯水期，很多鱼类会死掉，像白条、鲫鱼、嘎牙、鲤鱼等等，有一种鱼是死不掉的，就是黑鱼。如果水面干涸，一滴水都没有，只要河床淤泥是湿的，黑鱼可以钻入淤泥，生存十五天、

二十天不等。如果有新的降水，河道又有了水，黑鱼会从淤泥里钻出，继续存活。其他鱼不具备这个能力，只有黑鱼。黑鱼在马踏湖是非常霸道的一种鱼，老百姓习惯称其为混子，混世魔王的味道。

也会遇到一种特殊情况，比如半月、二十天没有降雨，需要的河水也来不了，淤泥里的黑鱼便会干死。非常有经验的老渔民，像上山打猎的猎人，有没有野兽出没，一眼就能看出。渔民的眼睛和猎人一样尖，从河床边走一圈，就知道哪个地方潜藏着一条黑鱼。黑鱼潜伏的地方都会有某种蛛丝马迹呈现，这个地方有黑鱼，搭上手一挖，旱地捡鱼。马踏湖面积很大，淤泥下的黑鱼随处可捡。这就是湖区人的习俗，不叫逮鱼，叫拿鱼。从河床里捡到这条黑鱼之后，有大有小，死掉的黑鱼若是一斤、两斤，不稀罕，随手扔掉，如果够大，七斤、八斤甚至更大，弃之可惜，心理矛盾着带回家去。

湖区人家，忌讳吃死鱼，不愿意吃死鱼，更不愿用死鱼招待客人。这时的黑鱼已经开始发酵变味，自己吃吧！拿羊角沟的粗盐粒子，腌起来，炸炸再吃，不料味道竟特别鲜美，不亚于安徽的臭鳊鱼。这个渔民太聪明了，家里没有冰箱，死鱼带回家不能继续臭，他发明出一个办法，在见到鱼的地处，并不挖出，就地用淤泥垒一圈矮墙，做一个小湾，用小桶提去一些盐粒子，加水溶化，把盐水浇进淤泥水湾。盐水渗进淤泥，河床充当了天然冰箱、有机腌料，盐水慢慢把臭黑鱼润透，黑鱼在淤泥有机质作用下发生化学反应，类似白鳞鱼、鳊鱼在卤料之中，变蛋在料泥中的反应一样，得到发酵之前没有的风味。再过十天八天，去把鱼挖出来，鱼已经带了盐味，不会再继续臭坏下去。马踏湖臭黑鱼就是这么发明的，只限于有经验的渔民，一般人看不到淤泥底下的世界。相对于白鳞鱼、鳊鱼、变蛋，马踏湖臭黑鱼是经典的“腐朽复化于神奇”。

我不禁惊叹河湾文明如此伟大！惊叹马踏湖的付出如此伟大！我很想再见到渔民在淤泥里腌臭黑鱼，不是想满足口腹之欲，而是向往一个绿色生态、天人合一的时代。